

Fatal love
白色恋人系列

很多时候，一个人的心要往何处去，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她不过想在他身上寻找一些感觉、一些温暖、一些自以为是的幸福。

开到荼蘼 春色尽

毕毕
● 著

KAI DAOTUMICHUNSEJIN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开到荼蘼
春色尽

KAI DAOTU MICHUNSEIN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到茶蘼春色尽 / 毕毕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80228-518-7

I. 开... II. 毕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9279 号

开到茶蘼春色尽

策 划: 吕 晖

作 者: 毕 毕

责任编辑: 吕 晖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深 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9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05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150 千
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518-7

定 价: 22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年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34号 (100037)

(頁背) 97305E23 (010) 4C97902A (010) 化

(真善) 20089986 (010) 82969986 (010) 吉中興行

子曰：「以政。」

anb
www.brown.com

七、

水

成，

成

灰

527 0530 本 开

年华似水，
记忆成灰。

jiyichenghu
Nianhuasishui



FOREWORD

[楔子]

2007年夏夜。

空气闷热得蚊子也嗡嗡地低了下去，宋品祺依旧窗户大开着。

上海素来四季分明，夏季湿热难耐，冬天又阴冷刺骨，可他倒是极喜欢。

小楼前的永嘉路，在他小时候真算是闹市静居，后来渐渐热闹了，人来车往，现在越加喧闹不堪，要到这深夜里才能安静下来，静得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。

宋品祺望着书桌上摆着的相框，相框里的人儿因太过熟悉，每一寸线条，每一分神采，在黑暗中他亦看得清清楚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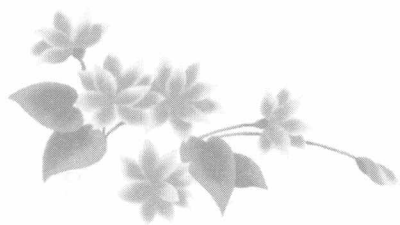
隔着玻璃镜框，她对他微笑着，有什么东西跳了出来，轻轻地痒痒地从他脸庞拂过。

她长得并不算很美，鼻子不够挺，不笑的时候，眼神太冷了些，可在他眼中，一切都是极好的。

他16岁第一次见到她，寻找了半天，打开衣橱门，她蹲藏在黑黑的一角，像是有人猛然闯入了她的领地，猫样野气的眼睛充满了敌意，仿佛不停在问：“你是谁？你是谁？”

KAIDUOTUMICHUNSEIN

开到荼蘼
春色尽



其实他一生的命运早在才8岁的她与他说的第一句话里已昭然明示，只是当时他并不知道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她走了又回，直到再次离去，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她，也没有她的任何音讯。

但他也并没有如她以为的那样结婚生子。

白天，唐家驹看过他的健康报告后忧心忡忡，一副惟恐他不肯空出大段时间积极治疗的模样。大约见过他这几年工作狂样的人都会这么想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一定会是这世上最配合的病人，因为也许有一天她会回来，也许还会需要他的照顾，只为这一点他就永远不可能无牵无挂地离开人世。

窗外灰色的天空渐渐亮起来，街上行人的脚步声，扫帚拖过石子路的沙沙声，阿姨走上楼梯刻意小心的簌簌声，那些深夜退去的声浪又一点点回来了，在这些让人安心的日常声响中，宋品祺渐渐有了睡意。

Chapter 1

2002年夏，法国巴黎机场。

宋恩慈把电话搁回了原处，等了会儿，再拿起来。

耳机里空响着铃声，依旧无人接听。

爱琳扮了个鬼脸，“宋，还没人接？”

宋恩慈点点头，微笑说：“是，他很忙的。”现已是中国的深夜，她却依然找不到他。

“哦。”爱琳耸了耸肩，这年头谁不忙呢，“飞机快起飞了，已经广播好几遍了，快进去吧。”

“好。”宋恩慈应了声，回头再望了眼电话机。

十几小时后，飞机缓缓着陆。

宋恩慈站在上海浦东机场，大口呼吸着久违的空气，脸上泛着笑容，是真高兴，她终于回家了。

出口处，竟有人等着接她，是家里的司机，不过是个陌生人。

“小姐，我是小张。”

她朝他点点头。

“秦叔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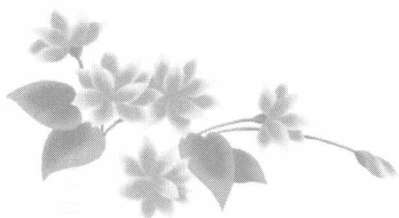
“小姐，我不知道。我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。”

等司机将车开来，一辆宾利。

“去先生的公司吧。”宋恩慈说。

车一路飞驰，稳稳停下。

宋恩慈跳下车，仰头看着这座三十几层高的大厦，天空的一



角是灰色的，她微笑着冲入。

宋恩慈一进电梯急得猛掀关闭按钮，没想几乎将跟在她身后的三个外国人夹在门缝，她慌忙用英语道歉。

三人进来后，笑了笑，电梯徐徐上升。

“叮。”电梯才停在十八层，宋恩慈急往外冲。

“老天，她的性子也太急了！”一串法文急速嘀咕抱怨。

宋恩慈忍不住回头笑着用法文道：“是啊，我自小性子就急，刚才真是对不起了。”三个金发大男人都征住了，他们中间最年轻的那个不自然得脸都绯红了起来。他们大约是想没想到这里偏巧有人会听得懂法文吧。

电梯门关上的瞬间，宋恩慈才看清那法国大男孩长得可真是漂亮！

“小姐，请问您找哪位？”

“我找宋品祺。”

“请问您有预约吗？”接待小姐打量了宋恩慈两眼，客气地再次询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宋恩慈打量四周，经过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都在忙碌地做着他们应做的事，她一想到宋品祺便是这里的最高统帅，心里控制不住地以他为首，只是一屋子陌生的面孔，真真糟糕。

“恩慈？”

“钟欣！”

宋恩慈眼睛一亮，不及与旧友叙旧，打过招呼便往里走了进去。停在门外，宋恩慈屏住呼吸，猛一推开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

书案后，背对着门的窈窕女子转过身来，露出她一旁的男子，宋恩慈心中腾腾热气直冲眼眶，她慢慢走近了他。

“你回来了？我这段日子忙了些。”宋品祺有些歉意，“恩慈，你这些年长高了许多，也越来越漂亮了。”宋品祺听见自己的声音很热情地说着，但完全不是这五年来他想对她说的任何一句话。

宋恩慈只是定定地看着他，不知回答什么好，他的语气虽热情却仍同电话中一样透着冷淡与距离。

“杨紫，她就是恩慈。”宋品祺揽过身边人，轻声道。

杨紫倾过身笑着招呼，宋恩慈微笑着没说什么，眼角都未曾瞥过。

“品祺，我去看下咖啡，依莲快要让你那套咖啡数据弄得晕头了，什么180毫升的水配10克研磨咖啡，水开第一秒需灭炉，咖啡需保持86摄氏热度。”杨紫夸张地说着，借势转过了身。

宋品祺微笑不语，揽着她腰的手，轻轻按了下。

宋恩慈只望住他，依旧出色而深刻的五官，青白的肌肤晒成了古铜色，更显男人味。他有着双温暖好看的黑眸，可若再深望进去，又会觉得仿佛有抹不羁的灵魂被拘禁在了里面。

宋恩慈贪婪地盯住他瞧，见他只穿着件简单隐纹白衫，袖口处却缀了粒蓝缎直结扣，衬着薄身铂金表，透出一点点魅惑，她



忍不住笑了。

“这衫选得好。”宋恩慈的手指悄悄地伸了又缩，缩了又伸，还是没有碰到他。

宋品祺随口回道：“是杨紫设计的。你们女孩子不都喜欢漂亮衣服，以后你找她去。”

杨紫走了过来，娇笑着说：“看到吧，连恩慈也说好。品祺，婚纱别去国外订了，我自己设计就行。”

“我是怕你累着，到时又该我遭殃。”

婚纱？她是不是应笑着说声恭喜？宋恩慈张了张唇，那喉咙偏像一下断了水的龙头，净是吡吡吡的抽气声，滴不下来，手不觉背于身后，蜷缩成拳，慌了神的她便未觉着他玩笑声里亦有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

他们俩并肩说着，声音仿佛都离她很远，宋恩慈低头盯着锃亮的细柚木地板，愤恨渐渐褪去，只余凄凉，心倒是静了下来。

“怎么想起找了个裁缝？”宋恩慈笑着仰起头，她这才看见杨紫有着张清秀的脸，长长的黑发束在脑后高高梳起，露出柔白的颈脖。

宋品祺的脸突地僵硬了，宋恩慈也知道自己这话刻薄了些，可她并不后悔。

片刻，宋品祺依旧蹙着眉头似无可奈何地笑着：“照你这样说，我不就是个木匠？裁缝配木匠刚刚好。”

宋恩慈却看出他那双眼睛渐渐生冷起来，像看个陌生人般，心头像被突然撞击了一样的痛，红润的唇紧咬得苍白，突地推开门跑了出去，慌乱得如同没头苍蝇，直奔向楼梯，一路向下跑。

宋品祺站在窗口，楼太高，并看不清，可他却分明能看见恩慈小小的身影朝前晃动着。

杨紫秀眉轻蹙，见他紧绷了一下午的面部肌肉终于放松，而他那双紧盯住玻璃窗外的深邃黑眸异常的璀璨，闪着某种难以形容的光芒。

“品祺，品祺——”杨紫出声唤他。

“嗯？”宋品祺猛被惊醒，转过了身，隔了会恍然想起，歉意地笑笑：“我忘了工程部送来的明天广场投标书还未看，改日吧，改日再一起吃饭。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去。”

“好，你也别留太晚了。”杨紫温柔地答，停了停又道，“你妹，她出国那么久才回来——”

“好了，我知道。”声音明显不耐。

街上，宋恩慈急急地走着，走了很久，心里渐渐明白过来，没有过去，一切在他心里都没有过去。

宋恩慈扬手招车，呆坐在车里。他们两人并没有在她面前表露出太多亲密动作，可举手投足间的默契分明是情侣，哦，他们甚至要结婚了！她为什么要回来？为什么？

出租车停在永嘉路前。

宋恩慈长长地按铃。

开门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阿姨，她打量了宋恩慈几眼，立即



说：“是小姐吧？我姓陈。”

宋恩慈朝她点了点头。

“行李呢？我来拿。”陈阿姨探头张望。

“哦，不用了。”那一刻，宋恩慈慌乱得根本就忘了它们，“陈阿姨，麻烦你帮我把车费给付一下。”

“王妈呢？她在哪里？”宋恩慈随口问。

“前段时间，王妈辞了。”

宋恩慈笑了笑，不再言语，笔直往楼上走去。

好得很，家里的司机、阿姨全换了，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过去一笔勾销掉吗？

“小姐，明天早餐要准备西式的吗？”

“不。”宋恩慈早受够了硬得像棒球棍式的法式长棍，“油条泡饭最最好。”

宋恩慈轻轻关上房门，推开窗，庭院依旧，风涌了进来。

回家了，她终于回家了。

宋恩慈放了一大缸子水，热热地，泡上许久。

天边擦黑，书房渐渐暗了下来。

宋恩慈顺手拿了张唱片搁上留声机。

声音开得很响，惊心动魄，听着几乎叫人忍受不了。

可宋恩慈从小独处时就喜欢这样，喜欢声音大得可以将她淹没。

She loves you, yeah, yeah, yeah

She loves you, yeah, yeah, yeah

She loves you, yeah, yeah, yeah

朦胧中似传来他的声音：“恩慈，唱片是不是坏了？”

“嗯？”她留心听了会儿，果然整首歌反反复复都在唱着：“她爱你，她爱你……”真好像唱机坏了滑不过去般。

宋恩慈躺在摇椅上，看着天花板，久久……

书房的音乐声一下子轻了。

宋恩慈回过头，暗暗光里，看不清楚他的脸。

宋品祺说：“也不嫌吵？”他上前调低了音。

宋恩慈似没听见般，自顾自道：“几点钟了？天都黑了，不早了。”说着站了起来，从他身边走过，视若无睹。

回到房间静静听了许久，他一直没有离开书房，宋恩慈上床躺下，佯装不在乎，却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

夜半两点，宋恩慈忽想起自己顺手拿起的唱片，放在最上面，那大约是他常常听的吧，她的心一下就安定了，脸上不觉浮起笑容。

斯佳丽说：毕竟，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。

而现在她要好好睡一觉，到了明天她总能想出个法子来。

宋恩慈拿出安眠药吞下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卧室的门无声打开，一个颀长身影静静地看着她嘴角弯起的美丽弧度。

她是做了什么好梦吗？她的梦中可还会有他？

她似乎睡得很熟，嘴唇微微张着，宋品祺看着恩慈眼下憔悴



的暗影，心中满是酸苦。

她是他生命中惟一的启明星，他却要抛下她，转身走上另一条没有尽头的暗路。他不是一向都很有自信，做任何事都很有把握吗？为何惟独对舍弃她，这样缺乏信心？

宋品祺略一迟疑，手指轻轻抚过她的眉眼与唇角，噢，这明媚的小脸，他永生难舍。

宋品祺渐渐迷乱，对着那两瓣唇吻了下去。

尝到了咸味，宋品祺这才惊觉面上已湿，用手一抹，原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已流了满面的泪。

宋品祺猛地站了起来，远远退到屋角，手紧抠着墙，全身发起颤来。

隔日，宋恩慈醒来已日上三竿，想想他当然不在了。

用过餐，她也不知道该上哪儿去，独自在街上走着，掠过一个个橱窗。

停下脚步，脸和手贴着橱窗，玻璃倒映着她，又美丽又年轻又绝望。

走，再离开这里。

可她走到哪里去，这世上她牵挂的人惟独他一个，她再走到哪里去？

一连数日，宋品祺迟归早走，有几日甚至根本未回。

晚上九点，宋恩慈独坐在餐厅，四菜一汤，烹调精美。

她抬起头，仿佛随意地问：“先生一直都这么忙吗？”

陈阿姨看了她一眼，轻声答：“先生从前就不大回来用餐，除非杨小姐要过来整理东西。”

“她整理什么？她住这里的吗？”宋恩慈继续若无其事地问。

“那倒没有，她是替先生整理东西。”陈阿姨犹豫了下，又说，“杨小姐说这老洋房墙上都长荒草了，以后她不要住这儿。”

大概宋家祖先在造这房子时并未想到有一日有人会嫌墙上长草。宋恩慈呆呆注视着水杯，渴，那样的渴，喝什么都解不了的渴。

陈阿姨仍在絮叨着，这个家太寂寞了，每个人都想倾诉，可宋恩慈已不想再听下去，亦没了胃口。

她找了一叠旧片，坐着喝酒看碟。

深夜宋品祺回来，见她仍在厅里，停下脚步。

“这么晚了还不睡吗？”宋品祺说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。

等你，宋恩慈依旧看着电视，“倒时差。”

“为什么晚饭不用？”

你为什么不回来？宋恩慈道：“辟谷。”

还是忍不住抬头看他，“你很忙吗？”

“是。”他的声音很冷淡。

宋恩慈鼻中一酸，努力将眼睁大。

宋品祺忽然转过身，朝她走了过来。

“你有想过以后做些什么吗？”

“嫁人啊。”宋恩慈自嘲着说。





“你念ENSAD就是为了嫁人？”宋品祺不动声色，声音如常道。

“是。”她看着他，异常认真地说，“如今女孩子最好的嫁妆不就是张名校文凭吗？也好叫婆家不能欺负了。”

他的脸色十分阴郁难看，像是在强迫自己忍耐着她般。

“你要真不想做事，索性去马尔代夫度度假吧，从前你说那儿的海最好。”

他似随意寻找着话题。

宋恩慈点燃了一支烟。

“你什么时候学会吸烟了？”宋品祺略皱了皱眉。

在你放逐我的时候，宋恩慈缓缓吸着。

隔很久，她熄了烟。

“马尔代夫除了海还是海，那样纯粹的美只适合新婚夫妻去。大概新婚总是恩爱的，光看看海也就够了。”宋恩慈学着他的样子，冷冷地说。

“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你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，不要这样任性好不好。你就不能正常些吗？”宋品祺被激怒了。

宋恩慈脑中一片空白，耳边嗡嗡地响，一时半刻做不出反应，像被谁猛地一下就挖走了心脏。

不要结婚！爱里面没有自尊，她想哀求他，只要他肯回头。

但他冷酷的脸庞、紧绷的下巴告诉她，他有多厌烦。

宋品祺铁青着脸，转身上楼，走进卫生间，打开水龙头，双手死死抵着洗手台，水哗哗直下，冲卷着崩溃的泪水。

宋恩慈抬起眼，神情迷惘，呆呆望着他消失的方向。

在他眼里，大概她是多么的霸道任性，整日自私地沉湎在我世界中，哦，他一定觉得她一无是处。

真悲哀，他们俩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，竟无法再单独共处一室？

她不能再留在这里，宋恩慈慌乱得只知道逃开，她奔去车库，开动车子，冲出去。

Chapter 2

人为什么总要苦苦挣扎，其实命运早已注定，只需照着剧本演下去便是。

既然他与她的结局只剩一个，那他只能将她深深藏起，藏在那样深、那样冷的心底。

可是，再见到她的瞬间，它们一下涌上眼眸，轻易地泄露了他的秘密。

宋品祺——2000年夏

George V 酒吧。

喧闹的音乐声中，四处是一一对的男女喝着酒，抽着烟，肆意谈笑着。

雅克双腿懒懒地岔着，不羁地叼着烟，执着酒瓶，眼神不经意地瞟见了她。